

#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9）

### 三毛如是说 (台湾)三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楔子

1

草堤女校暑期班开学的日子。已近黄昏的阳光照射在屋前宽敞的碎石回车道上。屋子的前门大开，门内站着范西塔小姐，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一身剪裁得宜的裙套装，与这幢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屋子，相映生辉。

一些不知情的家长，都把她当成是高贵的巴丝路小姐本人，不知道巴丝路小姐一向都隐退在某个清净的圣厅，只有少数几个经过挑选的特权份子，才得晋见。在范西塔小姐一旁忙着的是查威克小姐，怡然自得，一副聪明相。她是草堤女校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很难想象草堤女校能没有她。事实上，草堤女校一直有她存在。巴丝路小姐和查威克小姐一起创办了这所女校。查威克小姐是数学老师，身子微驼，戴着夹鼻眼镜，穿着随便，讲话虽然有点含糊，却不令人生厌。

范西塔小姐落落大方地寒暄招呼着，欢迎的话语满房子飘荡。

“你好吗，安诺小姐？嗨，李迪亚，你的希腊海上之旅还愉快吗？真是个难得的机会！有没有拍到好镜头？”

“是的，佳妮小姐，巴丝路小姐已经收到了你有关艺术课程的信，而且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你好吗，伯德太太？呃，我想巴丝路小姐今天恐怕没时间跟你商讨。罗昂小姐就在附近，如果你想跟她谈谈也可</PGN以。”

“我们已经帮你换了寝室，就在苹果树旁的那个边间。”“是的，你说的没错，裴尔丽女士，今年春天以来，天气一直都糟。这是你最小的公子吗？他叫什么名字？海克特？你手上拿的飞机真漂亮，海克特。”

“午安，教授，您有没有再挖出什么有趣的东西来？”

2

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巴丝路小姐的秘书安·夏普兰，正快速而精确地打着字。安是一个三十五岁，面貌姣好的女人，一头黑发梳理得如同一顶黑缎小帽。如果她有心，她可以成为一个迷人的女郎，但是生活的历练已教会了她，能力与效率总是能得到更好的报偿，同时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纠缠干扰。目前，她正集中心思在任何一件身为一个著名女校校长的秘书应该做到、做好的工作上。

每当她在打字机上换上一张新纸时，她时常望向窗外，蛮有兴趣地观看着来宾。

“天啊！”安敬畏地自言自语，“我不知道英格兰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私家轿车司机！”

后来，当一辆豪华的“劳斯”汽车开走，一部破破烂烂的小“奥斯汀”开过来时，她不禁失声而笑。一个面露烦恼之色的父亲，跟一个看起来比他平静多了的女儿，从那辆破车里出来。

当他不安地暂停了一下时，范西塔小姐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迎向他们。

“哈格瑞弗少校？这是您的千金艾利生？请进屋子里，我想让您亲自看看您千金的房间。我……”

安咧嘴一笑，又开始敲打着键盘。

“好一个老范西塔，令人赞赏的‘见习校长’。”安自言自语，“她真会抄袭巴丝路所有的招式，事实上，她真是模仿得维妙维肖！”

一部漆成红蓝双色，庞大豪华的“凯迪拉克”趑进了车道（由于车身的长度，显得有点困难），停在哈少校那部古董“奥斯汀”后面。

司机跳出来打开车后座门。一个身材高大、留着胡须、皮肤黝黑、穿着无袖长褂的男人站了出来，接着是一个穿着巴黎最新流行服装的妇人，然后是一个苗条的黑女孩。“那可能是那叫什么来着的公主，”安心想，“真无法想像她穿上学校制服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这个谜底明天就可揭穿……”

这时候，范西塔小姐和查威克小姐双双迎了出来。“他们将可晋见校长大人，”安如此想着。

然后，她想，奇怪的很，大家都不太喜欢巴丝路小姐的笑话。巴丝路小姐是个重要人物。

“所以你还是小心你自己的言行吧，小姐，”她自言自语，“而且，快把这些信打完，不要打错任何一个字。”安不是一个会犯错的秘书，她有资格随意挑选秘书工作。她曾经是一家石河公司总裁的私人助理；以饱学多识、脾气暴躁、手迹难辨出名的莫文·杜汉特爵士的私人秘书。在她前任雇主当中，还包括两位内阁阁员，以及一位位居要津的文官。但是大体上来说，她总是在男人堆里工作。她想知道她现在——如同她自己说的——完全沉浸在女人堆里工作，会有什么感受。管它的——这总是新鲜的经验！何况还有丹尼士！忠实的丹尼士，从马来亚、从缅甸、从世界各地归来，总是一样全心全意的爱她，一再地要求她嫁给他。亲爱的丹尼士！不过要是真的嫁给他，那日子可就太枯燥乏味了。

她即将面对远离男人堆的日子。学校里的教职员——没有一个男的，除了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园丁。

但是安在这一点想法上错了，她望向窗外，惊喜地看到一个男人，在车道过去那边修剪着树篱——是一个园丁没错，但年龄却离八十太远了。年轻、英俊、皮肤微黑。安为他的出现感到诧异——是有人提过找临时工——但这个人可不是粗汉子。喔，对了，时下的人们什么工作都干。有些年轻人试图筹足一些钱，好进行自己的计划或什么的，或是真的纯粹只是为了锻炼身心。但是他修剪树的手法十分纯熟老练。他大概真的是个园丁吧！

“他看起来，”安自言自语，“他看起来似乎满讨人欢心的……”

她高兴地注意到，只剩下一封信要打，打完之后，她就可以到花园那里去散散心。

在楼上，女舍监乔生小姐正在忙着分配房间，欢迎新生，和旧生寒暄。

她很高兴又开学了。放假的时候她总是不知道做什么好。她轮流住到她两个已婚姐姐家里，但是她们自然对她们自己的家事比对草堤女校有兴趣。虽然乔生小姐也还蛮喜欢她的两个姐姐，但是她真正感兴趣的只是草堤女校。是的，太好了，又开学了。

“乔生小姐？”

“什么事，潘美娜？”

“乔生小姐，我想我的皮箱里有东西打破了，都渗到其他东西上了。我想是发油。”

“啧，啧！”乔生小姐连忙过去帮她清理。

4

布兰奇小姐，新来的法文教师，正走在碎石回车道过去那边的草坪上。她以赞赏的眼光，看着那壮实的年轻人在修剪着树篱。

布兰奇小姐身材瘦长，胆小羞怯，不太引人注目，但是她本人却注意每一事物。

她的目光投向那列驰向前门的车队，以金钱的角度衡量它们。这所草堤女校实在不容轻视！她在脑海中估计巴丝路小姐赚取的利润。

真的！真的不容忽视！

5

教英文、地理的瑞奇小姐快步走向屋子，偶尔有点颠蹶，因为她时常忘记先看看她要走的路。她的头发，像往常一般，从发髻上散落下来。她有着一张热心、难看的脸。她自言自语：

“又回来了！回到这里……似乎已好几年了……”她绊到一把耙子，年轻的园丁伸出一只手扶住她，说：“小心走，小姐。”

爱琳·瑞奇说：“谢谢你。”看都没看他一眼。

6

两位次级教师，罗昂小姐和布莱克小姐，漫步走向体育馆。罗昂小姐纤瘦、微黑而热情；布莱克小姐丰满、白皙。她们正活泼地谈论着她们最近在佛罗伦斯的遭遇；她们看过的风景、雕塑、水果花，吸引两个年轻意大利绅士对她们的注目（轻浮的注目）。

“当然大家都知道，”布莱克小姐说，“意大利人是怎样的。”

“没有自制力，”学过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罗昂小姐说。“给人的感觉是十足的健康。毫无自制能力。”

“但是邱舍彼知道了我在草堤执教之后，相当有好感，”布莱克小姐说。

“他马上变得对我相当尊敬。他有个表妹想进这里，可是巴丝路小姐不敢确定是否还有余额。”“草堤是一所值得一进的学校，”罗昂小姐高兴地说。

“真的，那新建的体育馆给人很深刻的印象。想不到它能及时盖好。”

“巴丝路小姐说非赶工盖好不可，”布莱克小姐说，语气就象巴丝小姐在下最后通牒一般。

“啊，”她有点受惊地叫了一声。

体育馆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发色赤黄的健美女人走了出来。她用锐利、不友善的眼光瞪了她们一眼，随即快步离去。

“那一定是新来的体育老师，”布莱克小姐说。“真粗鲁。”“不太令

人愉快的新同事，”罗昂小姐说。“以前的罗瑞莫小姐多友善、合群。”

“她居然瞪我们，”布莱克小姐愤慨地说。

她们都感到相当愤慨。

7

巴丝路小姐的客厅有两面窗子，一面可以看到车道以及车道外的草坪，另一面可以看到屋后的石南花丛。这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房间，而巴丝路小姐不只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女人。她身材高大，相貌高贵，一头梳理得宜的灰发，灰色的眼球充满天生的气质，一张坚毅的嘴。这所学校的成功（草堤是英格兰办得最成功的学校之一）完全归功于校长的性格。这是一所学费昂贵的学校。但这并不是它的特征所在。应该说虽然你付出高学费，但是你能得到你所付出的代价。

你的女儿依照你的心愿受教育，也依照巴丝路小姐的心愿，而这两者加起来的成果，令人满意。由于学费高昂，巴丝路小姐才能聘足人手。这所学校重质不重量，如果说它偏重个人主义，那它也有它的纪律。“不用统治的纪律”是巴丝路小姐的座右铭。她想，纪律使年轻人安心，给予他们一种安全感；统治则引起怒躁。她的学生各式各样都有，其中包括几位家境良好的外国人，通常是外国皇室。也有来自英国的好家庭或是富裕人家的女孩。她们想接受文化艺术的训练，只要具备一般的生活知识及社交能力，她们将被教导成和蔼可亲、涵养极佳、能参与任何智能上的讲座的女孩。有些女孩则想用功以通过入学考试，然后取得学位，这些女孩需要的只是良好的教导，以及特别的关注。有些女孩则是因为不能适应传统的学校生活而转来这里。然而巴丝路小姐有她自己的规矩。她不接受低能儿，或是不良少女，而且她优先接受那些她自己喜欢的家长的女儿，或是她自己认为有发展潜力的女孩。她的学生年龄差异很大。有的女孩在传统的学校看来已是超龄；有些女孩只是比儿童稍微大一点。有些女孩的家长在海外，对于这些女孩，巴丝路小姐设有一套有趣的假期计划，最后决定权握在巴丝路小姐自己手里。现在她正站在壁炉旁，听着葛罗·何普太太近乎哭诉的声音。她很有远见，没要何普太太坐下来。“你知道，亨丽爱达神经非常紧张，真的非常紧张。医生说……”

巴丝路小姐点点头，温和地要她放心。巴丝路小姐几度忍住没把一句刻薄辛辣的话吐出口：

“你这白痴，难道你不知道，愚蠢的女人才会这样说自己的孩子？”

她同情地说：

“你不用担忧，何普太太。我们有一位罗昂小姐受过完整的心理医生训练。我相信，只要亨丽爱达在这里一两学期之后，你会为她的改变大感惊异（她是个聪明的好女孩，你实在不配做她妈妈）。

“哦，我知道。你在蓝贝斯太太的孩子身上创造了奇迹——完完全全的奇迹！所以我相当高兴。而且我——哦，对了，我忘了。我们再过大约六周就要到法国南部去，我想带亨丽爱达一起去，也好让她透透气。”

“恐怕这是不可能的。”巴丝路小姐微笑地说，好象她是在答应一个请求，而不是拒绝。

“啊！但是——”何普太太脸上的肌肉颤动，怒气浮现。“真的，我必

须坚持。毕竟，她是我的孩子。”“不错。但这可是我的学校，”巴丝路小姐说。“我总可以随时把我的孩子带离这个学校吧？”“噢，是的，”巴丝路小姐说。“你可以。你当然可以。但是你带走以后，我就不让她回来了。”

何普太太这下真的冒火了。

“你不想想我付给你的学费……”

“不错，”巴丝路小姐说。“你要你的女儿上我这个学校，不是吗？要上我的学校，就得听我的规矩，否则，悉听尊便。就象你身上穿的那套迷人的名贵衣服，很名贵，不是吗？很高兴见到一位真正懂得穿衣服的女人。”她握住何普太太的手，不知不觉地引她来到门口。“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亨丽爱达在这里等你。”她赞许地注视着亨丽爱达，一个聪明、身心各方面都平衡发展的好孩子。可惜，她应该有个好妈妈才对。“玛格蕾特，带亨丽爱达·何普去见乔生小姐。”

巴丝路小姐回到她的客厅。几分钟之后，她说起了法子。

“但是，夫人，您的侄女当然可以研习现代交际舞，很重要的社交技能。还有，语言也是很需要的。”再来访的客人未到，一股浓厚的名贵香水味就先袭卷进来，几乎令巴丝路小姐倒退三尺。

“一定每天都在她身上洒上一整瓶香水，”当巴丝路小姐跟那衣着讲究、皮肤微黑的妇人打招呼时，心里想着。“真叫人心醉，夫人。”

夫人很妩媚地格格发笑。

那高大蓄须、穿着东方服装的男子，轻提起巴丝路小姐的手，低身一吻，同时以很好的英语说：“很荣幸陪西施塔公主来见你。”

巴丝路小姐已经知道她这位从瑞士一所学校转来的新学生的一切，但是有点不清楚这位陪伴她来的是何方人物。她判断，不是酋长本人，也许是公使，或是代理公使。如同往例，在她不清楚对方来头时，就称呼对方“阁下”，同时向他保证，西施塔公主会受到最好的照顾。

西施塔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她同样衣着考究，身上洒香水。她的年龄，巴丝路小姐知道是十五岁，但是就如同很多东方及地中海沿岸的女孩一样，她看起来比她的年龄大——相当成熟。

巴丝路小姐跟她谈她预定的研习课目，发现她以极佳的英语对答如流，而且不会象一般女孩一样吃吃傻笑，心中不禁暗自松了一大口气。事实上，她的举目态度，比起一般十五岁的英国女生是强多了。巴丝路小姐经常想，如果能把英国女孩送到近东国家去学习当地的文化礼仪，实在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她们相互之间又交换了一些恭维敬仰的客套话，然后客厅又恢复了静寂。访客虽已离去，但是一股浓浓的香水味仍然充溢在客厅里，巴丝路小姐不得不把所有的窗子打开，好冲淡一些。

再来的是阿普琼太太和她的女儿茱莉亚。

阿普琼太太是个年近四十，看起来还很年轻、和蔼可亲的妇人，头发沙色，脸生雀斑，戴着一顶不相配的帽子，显然是为了这种场合才勉强戴上的，因为她显然是那种通常都不戴帽子的妇人。

茱莉亚是个相貌平凡，脸生雀斑的女孩，有个聪明的前额，很有气质的模样。

例行的交谈很快便结束，茱莉亚由玛格蕾特领去见乔生小姐，临走前她高兴地说：“再见，妈妈。开瓦斯炉时千万要小心，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帮你开了。”

巴丝路小姐微笑着转身面对阿普琼太太，但是并没请她坐下。尽管茱莉亚表现相当不错，但是可能她妈妈也会象何普太太一样，想跟她说明她女儿是个神经太紧张的女孩。“关于茱莉亚，你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对我说明的？”她发问。

阿普琼太太愉快地回答：

“噢，没有，我不认为有什么。茱莉亚是个很正常的小孩，相当健康。我想她的头脑也相当不错，但是我敢说做妈妈的总是自认为她的儿女相当聪明，不是吗？”“同样是做妈妈的，”巴丝路小姐绷着脸说，“差别却不小！”

“她能来这里实在太好了，”阿普琼太太说。“我姑妈付的钱，或者该说是她帮忙付的，我自己付不起。可是我实在太高兴了。茱莉亚也一样。”她走向窗前，羡慕地说：“你的花园真漂亮，那么整洁，你一定请了不少好园丁。”“我们以前请了三位，”巴丝路小姐说，“但是现在却缺人手，只能请到本地的工人。”

“不错，”阿普琼太太说，“时下的问题是一些自称为园丁的，通常都不是真的园丁，只是送奶员之类想多赚点外快的人，或是七老八十的老年人。有时候，我不免觉得……唷！”阿普琼太太突然惊叫了一声，眼光仍然投向窗外，“真是奇怪！”

巴丝路小姐应该注意到她的惊叫，但是却没有，因为那时她自己正浏览着开向石南花丛的那面窗子外，看到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物，那不是别人，正是威隆妮卡·卡尔登夫人，踉踉跄跄地走在小径上，一顶大黑绒帽歪戴着，边走边喃喃自语，显然已是醉醺醺的。

卡尔登夫人是个出名的“危险人物”。她是个迷人的妇人，深爱她的双胞胎女儿，在她正常的时候，非常可爱怡人。不幸的是，她常在不可预测的时候，变得不正常。她的先生，卡尔登少校，对她的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处理得很好。有一位表亲跟他们住在一起，随时注意卡尔登夫人，在必要的时候，把她引开。上次学校开运动会时，卡尔登夫人在她先生和表亲的紧紧相随之下，前来参观，服饰美观、清醒正常，完全是个关爱自己孩子的母亲模样。但是，当她喝醉的时候，便丑态毕露，关心她的人，劝她不要酗酒，她反倒咬定她没有喝酒，当场在地上划下一条直线，踉踉跄跄地循线前进，想证明她并没喝醉，她是个关爱孩子，正正常常的母亲，为了孩子，可以滴酒不沾。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已在今天一早搭火车来校报到，没有人料到卡尔登夫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阿普琼太太仍然不停地说着，但是巴丝路小姐并没有在听。她正在想着各种应变措施，因为她看出来，卡尔登夫人已快到了粗野的地步。这时，查威克小姐适时快步出现，有点喘不过气的样子，真是天助我也。忠实的查威克，巴丝路小姐心想。不管是多紧急的情况，有人大动脉出血，或是酒醉闹事的家长，都能仰仗她适时加以处理。

“真是可耻，”卡尔登夫人对查威克小姐大吼：“居然想骗开我——不让我陪我女儿到这里来——还好我骗过了艾迪丝，假装回床休息——开车出来——避开了艾迪丝那老笨瓜……低俗的老下女……没有男人会多看她一眼……路上跟警察吵了一架……说我不适合开车……笑话……要去告诉巴丝路小姐，我要带我两个宝贝女儿回家——要她们回家，舍不得她们离开。母爱，神奇的母爱……”

“太好了，卡尔登夫人，”查威克小姐说，“我们很高兴你能光临。我

很想带你去看看我们新盖的体育馆，你看了一定会喜欢。”

她巧妙地把卡尔登夫人踉跄的脚步，引向相反的方向，带她走向体育馆去。

“我想我们会在那里见到你的两位千金，”她技巧地说。“这么好的体育馆，全新带锁的衣物箱，还有泳装晒衣间……”她们的谈话声逐渐消失。

巴丝路小姐注视着她们。卡尔登夫人一度挣开查威克小姐，转身走了回来，但是查威克小姐是她的克星，又把她拉了回去，她们的身影消失在石南花丛的角落，朝着那孤立一幢的体育馆走去。

巴丝路小姐松了一大口气。优秀的查威克，这么值得信赖！虽然跟不上时代，脑筋不太好——数学除外，但是遇上麻烦时，她总是一大助力。

她叹了一口气，同时不好意思地转身面对兴高采烈讲了老半天话的阿普琼太太。

“……当然，”她正在说着：“从来没有过真正紧张刺激、勾心斗角的时候。没有跳伞从天而降，没有作过敌后破坏工作，或是传递密函。我还没有那么英勇。大部分时间都很沉闷。办公室的工作，还有策划，我是指图面上的标示，而不是真正的行动策划。但是，当然啦，有时候也相当刺激、有趣，如同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情报人员都在日内瓦跟踪来跟踪去的，见了面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身份，而且一场场的跟踪追逐都常常在同一家酒吧结束。当然啦，那时我还没结婚。真是太有趣了。”

她突然歉疚而友善地微微一笑，结束了话语。

“很抱歉，我讲了这么多，占了你不少宝贵的时间。你还要见那么多人。”

她伸出手跟巴丝路小姐一握，道别离去。

巴丝路小姐站在那里，皱了一阵眉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她感到不安。某种直觉告诉她，她可能漏掉了不少重要的话没听进去。

她把这个感觉摆到一边去。这是暑期班开学的日子，她还要见不少家长。她的学校从没这么热闹过，从没让她象现在一样自信成功在握。草堤女校正是如日中天。她作梦也想不到，在几个星期之内，草堤女校即将厄运重重，骚乱、谋杀即将接踵而至，而且某些事件已在进行中……

## 一、拉马特革命

约在草堤女暑期班开学前两个月，某些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都将令人意想不到地，间接波及那所明星女子学校。拉马特皇宫里，两个年轻人坐下来，抽着烟，考虑着最近的将来。其中一个年轻人是黑人，有着一张平滑的橄榄脸，一对忧伤的大眼睛。他是阿里·尤瑟夫王子，世袭的拉马特酋长。拉马特领土虽小，却是中东富裕国家之一。另外一个年轻人是阿里·尤瑟夫王子陛下的私人座机驾驶员，头发砂色、脸生雀斑，他除了领取可观的薪水这外，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天差地别，他们彼此之间却平等相待。他们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成了莫逆之交。“他们居然向我们开火，巴普，”阿里王子近乎不相信地说，“而且他们是玩真的，他们真的想把我们射下来。”“他们那些杂种是玩真的没错，”巴普绷着脸说。阿里思索了一会儿。

“恐怕不值得再试一次吧？”

“再一次恐怕就没这么幸运了。事情的真相是，阿里，我们延误太久了。你早在两星期前就该出去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没有人喜欢逃奔出国，”拉马特的统治者说。“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要记住莎士比亚或是某个写诗的家伙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想，”年轻的王子伤感地说，“为了把拉马特建造成一个社会福利国家所花费的金钱。学校、医院、医疗服务……

巴普·罗林森打断了他的话。

“大使馆没有办法吗？”

阿里·尤瑟夫气得一阵脸红。

“到你们大使馆寻求庇护？绝不能这样做。那些极端份子不把那个地方轰掉才怪——也们根本不会管你什么外交豁免权。再说，如果我真的那样做，那一切都真的完了！他们控诉我的第一条罪就是认为我是亲西方份子。”他叹了一口气。“实在很难理解。”他的声音带点激动，听起来比他的二十五岁年龄还年轻。“我祖父是个凶残的人，一个真正的暴君。他拥有好几百个奴隶，任他无情地呼来唤去。各部落之间战争发生的时候，他毫无怜悯之心地残杀敌手，用各种可怕的手段残害他们。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每个人都心惊胆寒，面色惨白。然而——至今他仍是个传奇性人物！受人钦仰！受人尊敬！伟大的阿克美德·阿布杜拉！而我呢？我做了什么？设医院、建学校，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建造国民住宅……一切人民想要的，我都做了。难道他们不想要这些吗？难道他们宁可要一个象我祖父一样的恐怖统治者？”“我想正是这样，”巴普·罗林森说。“似乎有点不公平，不过就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巴普？为什么？”

巴普·罗林森叹了口气，忐忑不安，同时力图解释他的感想。他内心在说与不说之间挣扎了半天。

“呃，”他说。“他上演了一出戏——我想就是这样。他是——戏剧性的人物，如果你听得懂我的意思。”他说完注视着他那一点也不戏剧性的朋友。一个安静、高尚的好人，真诚而多愁善感，这就是阿里，而这也就是巴普喜欢他的地方。他既不特立独行，也不暴烈，虽然在英格兰，特立独行、性情暴烈的人不太受欢迎，但是在中东，巴普相当确信，情况就不同了。

“可是民主政治——”阿里又开始说。

“噢，民主政治——”巴普挥了挥烟斗。“这四个字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意义。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不管是什么意义，绝对不是希腊人最初使用它们时的意义。我敢跟你打赌，要是他们把你一脚踢出去，某个巧言令色、炙手可热的家伙就会接收一切，鼓动风潮，赢取赞赏，把自己塑造成万能的神，然后勒紧人民的脖子，有人胆敢反对他，就叫他人头落地，一了百了。而且，注意听我说，他还会称之为民主政府，民主、民享。我想人民也会喜欢这样。对他们来说够刺激，那么多流血事件。”

“但是我们并非野蛮人！我们现在已开化了。”“所谓开化，也有不同种类的开化……”巴普含糊地说。“再说——我倒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还保有一点野性——要是我们能想出一个好藉口，它就会浮现出来。”“也许你是对的，”阿里黯然地说。

“似乎时下每个地方的人都不喜欢的是，”巴普说，“稍具普通常识的人。我一向不是一个很有脑筋的人——这你很清楚，阿里——但是我往常认为，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只有一样——一点普通常识。”他放下烟斗，在椅子上坐直。“但是，不必管这些了。眼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设法把你弄出去。军中有没有任何你真正可以信赖的人？”

阿里·尤瑟夫王子缓缓地摇了摇头。

“两个星期以前，我会说有，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不能确信……”

巴普点点头。“那可不妙。至于你这宫殿，那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叫我毛骨悚然。”

阿里平静地默认：

“是的，宫殿里到处是密探……他们什么都探听——他们——什么都知道。”

“甚至连飞机棚里也是——”巴普停了下来。“老阿奇美德是没问题，他有第六感，发现一个机师企图破坏座机——一个我们敢发誓绝对信得过的机师。听我说，阿里，如果我们要设法把你弄出去，就得快一点。”

“我知道——我知道。我想——现在我相当确信——如果我留下来就没命了。”

他平静地说，一点也不恐慌，有点象是在谈论着别人的事。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有可能丧生，”巴普警告他说。“不得不向北飞，你知道。这样他们就拦截不了我们。可是这表示我们必须飞过崇山峻岭——而在这时节……”他耸耸肩。“你要了解，这是要命的冒险。”阿里·尤瑟夫面露苦恼之色。

“要是你不幸，巴普——”

“哦，不要替我担心，阿里。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并不重要。而且不管怎么样，我是个迟早会丧生的家伙。我总是干些疯狂的事。不——重要的是你——我并不是想说服你采取任何方式。要是有一部分军队是忠诚可靠的……”“我不喜欢逃奔这个主意，”阿里直截了当地说。“可是我也一点都不想做烈士，让暴民乱刀砍死。”

他沉默了一下。

“那么，好吧，”他终于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就试一试吧。什么时候动身？”

巴普耸耸肩。

“越快越好。我们得先不露痕迹，把你弄到飞机跑道上。就说你要视察

阿尔加沙那里新筑的道路工程怎么样？一时兴起，说去就去。今天下午就动身。然后，当你的座车经过跑道时，叫司机停下来——我会把飞机发动好等你。这个主意是说你要从空中视察道路工程，知道吗？我们一起飞就走！当然，我们不能带任何行李。必须装成是一时兴起。”“我并不想带任何东西——除了一样——”

他微微一笑，这一笑突然改变了他的神情，使他变成了不同的一个人。他不再是那现代、坦诚、西化的年轻人——这一笑中包含了他历代祖先所赖以生存的狡诈、诡异。“你是我的朋友，巴普，你该看一看。”

他的手伸进上衣里摸索着，然后拿出了一个羊皮袋，递给他。

“就是这个？”巴普皱起眉头，满脸迷惑不解。阿里从他手中拿回那只羊皮袋，打开袋口，往桌子上一倒。

巴普倒抽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吁了一声。

“我的老天，这些是真的吗？”

阿里显出开心的样子。“当然是真的。这些大多属于我父亲的，他每一年都买，我也一样。它们来自许多地方，由我们信得过的人替我们家买，伦敦、卡尔卡达、南非，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以备不时之需。”他一本正经地加上一句：“依现在的价格，它们大约值七十五万镑。”

“七十五万镑。”巴普作了一个哨声，抓起一把宝石，让宝石从指缝间滑落。“真不敢相信，就好象神话故事一样。这倒是挺管用的。”

“不错。”年轻的王子点点头。那长年忧烦的神色又再度出现在他脸上。

“一牵涉到珠宝，男人就变了样，跟随而来的总是一连串的血腥暴力。谋杀、血腥、死亡。而女人更糟，因为对她们来说，不只是珠宝的价值而已，而是跟珠宝本身有关。美丽的珠宝总是叫女人心狂，她们想拥有，想把它们戴在项间、胸前。我不敢把这些托付给任何女人，但是我要托付给你。”

“我？”巴普瞪大双眼。

“不错。我不想让这些宝石落入敌人手里。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对我采取行动，也许就在今天也说不定。今天下午我也许无法活着到飞机跑道上。你把这些宝石拿去，尽你所能保护它们吧。”

“可是听我说——我不懂。我要怎么处理它们？”“想个办法，把它们安全送出国去。”

阿里平静地注视着他心慌意乱的朋友。

“你是说，你要我帮你带着？”

“可以这么说。可是我想，你能想出一个较好的方法，把它们弄到欧洲去，我真的这样想。”“可是你听我说，阿里，我一点都不知道要怎么安排这种事。”

阿里躺回椅子上，平静而开心地微微笑着。“你有常识，而且你忠诚。我记得，打从你在学校当我听差的低年级生时，你就常常能想出一些独创的主意。我会给你一个帮我处理这种事的人的名址——这也就是说——万一我逃不过劫数。不要一副担忧的样子，巴普。尽你所能就是了。我要求你的就只是这样。如果你失败了，我也不会怪你。一切听任阿拉真神的安排。对我来说，就是这么单纯。我不想让敌人从我的尸身上搜出这些宝石，其余的——”他耸耸肩。“如同我刚才说的，一切听任阿拉的安排。”“你真疯了！”

“不。我是个宿命论者，如此而已。”

“可是你听我说，阿里，你刚说我忠诚。但是，这可是价值七十五万镑

的宝石。你不认为这可能足以腐蚀任何人的忠诚心吗。 ”

阿里·尤瑟夫深情地注视着他的朋友。

“ 很奇怪， ” 他说， “ 我倒不这么认为。 ”

## 二、阳台上的女人

### 1

巴普·罗林森走在宫殿回廊上，脚步在大理石地面上踩出回响。他一辈子从没感到这么不快乐过。知道自己裤袋里装着七十五万镑的宝石，令他感到剧烈的痛苦。他觉得，好象每一个他碰到的宫人，都知道他身上带着宝石。他甚至觉得，他身怀巨宝这件事实，好象已清清楚楚地写在自己脸上。如果他知道那张长着雀斑的脸，还是一贯和善的表情，就会大大松一口气了。

宫外的卫士在他经过时行持枪礼，发出的声响令他心惊胆跳。巴普踏上拉马特的大街道，人潮汹涌，他的脑子仍然一片晕眩。他要去那里？他要怎么办？他一点头绪都没有，而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条大街道就像大部分的中东地区大街一般，混合着壮丽脏乱。银行新建筑高大壮丽，无数的小商店摆设有廉价的塑胶商品。婴儿鞋和廉价的打火机散乱地并排陈列着。还有缝纫机、汽车零件。药房陈列着脏乱的专利药品，贴着各式各样的盘尼西林和抗生素广告贴纸。商店里的东西，能引起你购买欲的，实在少之又少。那些新上市的瑞士表还有可能，可是成千上百的堆列在一个小橱窗里，式样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客人甚至会吓得不敢买，怕的是买到假货，吃亏上当。

巴普仍然恍恍惚惚地走着，穿着当地和欧洲服饰的人们不断与他擦身而过。他振作起精神，问自己到底是要上哪里去。

他走进一家当地人开的咖啡店，叫了一杯柠檬茶，慢慢地吸饮着，开始理出了个头绪来。咖啡店的气氛很好，令人心旷神怡。对面一桌，一个年长的阿拉伯人安详地把玩着一串琥珀念珠。在他身后，两个人在玩着纸牌。这是个坐下来思考的好地方。

他非得好好思考一番不可。价值七十五万镑的珠宝交到了他手上，要靠他想出一个法子把它们弄出国去，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任何一分钟，事机都可能泄露出去。当然，阿里是疯了，七十五万镑就这样轻心地交给了朋友，然后平静地把一切交给真神阿拉。巴普没有这样的信仰。他信仰的神期望它的子民自己做决定，同时尽它赐给他们的能力去做。

这些要命的宝石他到底该如何处理？

他想起了大使馆。不行，他不能让大使馆卷入这件事，大使馆方面的人也一定拒绝涉入这件事。

他需要的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瓜葛的普通人，一个正要离开这个国家的普通人。一个商人，或是观光客更好。一个没有政治牵连，行李只会受到马虎的检查，或是根本不会被搜查的普通人。当然，另一方面的因素也要考虑，伦敦机场为之惊动，企图走私七十五万镑的珠宝等等。可是这个险非冒不可。

某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诚意帮忙的旅客。突然，巴普暗自咒骂起自己怎么这么笨。这个人当然是琼安·沙可立夫。琼安跟她女儿珍妮芙已经来这里两个月了。珍妮芙在一次严重的肺炎发作之后，她妈妈接受了医生的指示，带她来这里休养，吸收阳光以及新鲜、干燥的空气。她们再过四、五天就将搭船回英格兰。

琼安是理想的人选。关于珠宝和女人，阿里是怎么说的？巴普微微一笑。

我的好姊姊琼安！她是不会被珠宝搞错了头的。相信她还是会老老实实的。不错——他可以信任琼安。

等一等，虽然……他能信任琼安吗？她的忠诚，当然。可是她的谨慎度呢？巴普惋惜地摇摇头。琼安喜欢说话，她无法自制不说。更糟的是，她还会对别人暗示。“我带着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回家。我不能对任何人透露。实在叫人感到兴奋……”

琼安心里面藏不住话，虽然要是有人这样说她，她总会勃然大怒，但这却是事实。那么，不能让琼安知道她带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对她本身来说，也比较安全。他可以把宝石装成一个小包，一个外表看起来毫不启人疑窦的小包，然后随便编个理由，这是送给某人的一件小礼物？某人托带的东西？他得好好想个好藉口……

巴普看了一眼腕表，站了起来。时间越来越少了。他顾不得正午的艳阳，在街道上大步迈进。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没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迹象。

只有在宫殿里才会叫人意识到那企图击落他们的炮火、间谍，以及风言风语。军队——一切都取决于军队。谁中诚？谁不忠诚？是有人企图军事叛变。会成功，还是失败？巴普皱皱眉头，走进了拉马特第一大饭店。这家饭店叫里兹·沙莫耶，外观宏伟摩登。开张后，前三年生意兴隆，一个瑞士籍经理，一个维也纳厨师，和一个意大利籍领班，那段时期内，一切都很美好。后来那维也纳厨师先离去，接着是那瑞士籍经理，如今那意大利籍领班也走了。供应的餐饮仍然十分豪华，但是味道却很糟，服务态度恶劣，而且很多昂贵的卫浴设备都已走了样。

柜台的职员认识巴普，对他微微一笑。

“飞行队长您好，找您姐姐？她和那小女孩出去野餐了。”

“野餐？”巴普吓了一跳——笨到在这种时候去野餐。“跟石油公司的哈斯特夫妇一起去的，”职员包打听他说。“到卡拉特·地瓦水坝。”

巴普暗自出了一身冷汗。这样一来，琼安恐怕得几小时以后才能回来。

“我到她房间去，”他说着伸出手接过职员递给他的钥匙。

他打开房门，走了进去。一间大双人房，房里一片凌乱。琼安·沙可立夫不是一个爱整洁的女人。高尔夫球杆横躺在一张座椅上，网球拍任意甩在床上，衣服东一件西一件，桌上堆满底片、风景卡、平装书以及各式各样的小纪念品，大部分是伯明罕和日本制的。

巴普四处浏览，眼光落在一些手提箱和装拉链的轻便旅行袋上。他面临一个问题，在跟阿里飞行出去之前，他无法见到琼安。没有时间到水坝去找她回来了。他可以把那些宝石包装好，然后留下一张字条——但是想到这里，他突然摇摇头。他知道他很可能一直被人跟踪着，从宫殿被跟踪到咖啡店，从咖啡店再被跟踪到这里。他没有发现任何跟踪他的人——但是他知道他们的跟踪技巧很好。他到饭店来看他姐姐，是没什么好怀疑的——可是如果他留下一个小包和字条，那么他们就会看看字条上写些什么，同时打开小包。时间……时间……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七十五万英镑的宝石在他口袋里。

他环视四周。

然后，他咧嘴一笑，从口袋里取出一套他随时带在身上的迷你手工具。他注意到，他侄女珍妮芙有一些作模型的粘土，这倒可以派上用场。他熟练、敏捷地工作着，一度疑心地抬起头来，眼光投向敞开的窗户。不可能，这间房间外面没有阳台。只是自己太紧张了，才会觉得有人在看他。

他完成了工作，满意地点点头。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动了什么手脚——这点他相当确信，不管是琼安或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当然珍妮芙更不可能发现，她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孩子，除了自己以外，从来不会去注意外界的一切。他把碎屑扫清，连同手工具一起装进口袋里。然后迟疑了一下，四处观望。

他顺手拿起琼安·沙可立夫的便条纸，坐下来，皱起眉头。他必须留下一张字条给琼安。

可是，他该怎么写？必须要琼安看得出来，而别人却看不出任何端倪。

这真是不可能的事！在他闲暇时看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里，多的是利用密码来传递讯息的事，叫旁人摸不着边际，可是他连个密码也想不出来——再说琼安是个常识性的人，你必须一点一滴写清楚，她才看得出来。他的眉头一舒，有了，有一个法子。引开琼安的注意力——留给她一张一般的字条，然后将讯息交由某个人带到英格兰去传给她。

他快速地写着。

“琼安：

顺道来问问你，想不想傍晚去打一场高尔夫，不巧你到水坝去了，可不要一去不回，随波而去。明天怎么样？下午五点俱乐部见。

巴普留字。”留下这么一张随便的字条给他姐姐，他可能永远不能再见到的姐姐——不过，就某方面来说，越随便越好。他不能连累琼安，也不能让她知道任何蛛丝马迹。琼安不懂得掩饰，保护她的最好方法是让她毫不知情。

如此一来，这张字条倒达到了双重目的。从这张字条看来，似乎他——巴普并没有离去的计划。

他想了一两分钟，然后走向电话机，抓起话筒，叫总机接英国大使馆。一会儿，电话接通，他的朋友，大使馆三等秘书艾默生，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接听。

“约翰吗？我是巴普·罗林森。能不能出来跟我碰个面？早一点行不行？非碰面不可，重要的事，老兄。呃，老实说，是个小妞……”他难为情地轻咳一声，“很棒的一个小妞，举世无双，就是有点狡诈。”

艾默生的声音听起来好象是衣领太紧，卡住了脖子，还带点数落的意味，说：“真是的，巴普，你和你的小妞。好吧，两点见。”挂断了电话。巴普放下话筒之前，听到另一细微的挂断声响，有人偷听他的电话。

可爱的艾默生。由于拉马特所有的电话都受到监听，因此巴普和约翰·艾默生设计了一套他们之间使用的暗语。一个“举世无双”的小妞，表示“紧急重要的事”。艾默生会在两点到新设立的商业银行大楼前接他上车，他将告诉艾默生宝石的藏处。告诉他，琼安毫不知情。琼安和珍妮芙经由海线回去，六星期之内一定回不到英格兰。到那时候，革命势必已爆发，而且已尘埃落定，不是成功就是已被平息。阿里·尤瑟夫可能已到了欧洲，或是和巴普双双身亡。他对艾默生的说明要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巴普最后再环视房间一遍，整个房间看起来完全跟他进来时一样，安静、零乱，跟一般住家一样。唯一多出来的，是他留给琼安那张无关紧要的字条，他把它靠墙竖在桌上，走了出去。门外走道上阒无人迹。

琼安·沙可立夫邻房的女房客，从阳台缩回房里，她的手上握着一面镜子。

她本来是拿着镜子到阳台上，去照看着一根居然胆敢长到她脸颊上的毛发。她用镊子把那根毛发连根拔起，然后就着明亮的阳光，在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的脸孔。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她拿着镜子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邻房衣橱上的镜子，而在那面镜子里，她看到一个男人在做着非常令人好奇的事。

令人好奇、惊异到使她站在那里，静静地观看着。从他坐的地方看不到她，而她只能从镜子里反映出来的另一面镜子里看到他。

如果他回过头，可能从衣橱上的镜子里看到她的镜子，但是他太专心地忙着，没有余暇回顾。

不错，他是曾一度突然抬起头望向窗外，可是在发现窗外什么都没有之后，又低下了头。

这个女人看着他完成工作。停了一会儿，他写了一张字条竖在桌上，然后走出了她的视线，但是她还是听得出他是在打电话。她听不太清楚他说些什么，听声音好像蛮轻松——随便的。然后是关门声。

这个女人等了一阵子，然后打开房门。远方走道的尽头，一个阿拉伯人懒散地拖着地板，消失在角落里。这个女人迅速地溜到邻房门前。门锁着，她早已料到。她用一根发夹和小刀刀锋快速熟练地打开。

她走了进去，带上门。她拿起字条看着，皱起眉头。字条上并没有说明。她把字条放回原位，走过去。

正当她伸出手时，从窗外传上来楼下的人说话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动作。其中之一她知道是这个房间的房客。声音果断、自信，带着教训的意味。她冲到窗前。

楼下门前台阶那里，琼安·沙可立夫正在向一个高大、看起来不太高兴的英国领事馆人员，诉说她对他的来访以及所作的安排的观感，她那苍白、结实的十五岁女儿珍妮芙，跟随在一旁。

“可是这太荒唐了！我从没听过这么荒唐的话。一切都很安静，每个人都相当愉快。我觉得太小题大做，杞人忧天了。”

“我们希望如此，沙可立夫太太，我们当然希望是如此。但是大使认为责任太……”

沙可立夫太太打断了他的话。她不准考虑大使的责任立场。

“我们的行李很多，你知道。我们要搭船回家——下星期三。海上航行有助于珍妮芙的健康，医生这样说的，我绝对不能改变我的计划，就这样慌慌张张的搭机飞回英格兰”那一脸不高兴的男主人，强装笑脸地说，沙可立夫太太和她女儿可以搭机到雅典，而不是英格兰，然后从雅典搭上她们原先预订的船。

“带着这么多行李？”

“是的，是的，行李我们会处理。我开来了一部客货两用车，马上可以把你们所有的行李装上去。”

“哦，好吧，”沙可立夫太太屈服地说：“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收拾一下行李吧。”

“马上就收拾，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楼上房间里的女人急忙退了回去，很快地看了一下手提箱标签上的名